

◎ 中国古典文化精华

三言二拍

初刻  
拍案惊奇

〔明〕凌濛初



出版社

中国古典文化精华

三言二拍

# 初刻拍案惊奇

[明]凌濛初

长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初刻拍案惊奇/(明)凌濛初著. —北京:长城出版社  
,1999.8

(中国古典文化精华系列·三言二拍)

ISBN 7-80017-437-9

I.初… II.凌… III.话本小说-中国-明代 IV.1242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33819 号

编著者 (明)凌濛初

---

责任编辑 李培义

装帧设计 王琳

出版发行 长城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甘家口三里河路 40 号 邮编 100037

发行部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六里桥北里五号院 邮编 100073

发行部电话 (010)63424011 63424010

读者服务部电话 (010)68992545 68994909 传真 (010)68994909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衡水市印刷二厂有限公司

字 数 15344 千字 印张 324.875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大 32 开

印 次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

全套:440.00 元 定价:88.00 元(共 5 册)

---

·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·

## 序

语有之：“少所见，多所怪。”今之人，但知耳目之外，牛鬼蛇神之为奇，而不知耳目之内，日用起居，其为漓诡幻怪，非可以常理测者固多也。昔华人至异域，异域咤以牛粪金。随诘华之异者，则曰：“有虫蠕蠕，而吐为彩缯缎绮，衣被天下。”彼舌桥而不信，乃华人未之或奇也。则所谓必向耳目之外，索漓诡幻怪以为奇，赘矣。

宋、元时有小说家一种，多采闾巷新事为宫闱承应谈资，语多俚近，意存劝讽，虽非博雅之派，要亦小道可观。近世承平日久，民佚志淫，一二轻薄恶少，初学拈笔，便思污蔑世界，广摭诬造，非荒诞不足信，则褻秽不忍闻。得罪名教，种业来生，莫此为甚！而且纸为之贵，无翼飞，不胫走。有识者为世道忧之，以功令厉禁，宜其然也。

独龙子犹氏所辑《喻世》等诸言，颇存雅道，时著良规，一破今时陋习，而宋、元旧种，亦被搜括殆尽。肆中人见其行世颇捷，意余当别有秘本，图出而衡之。不知一二遗者，皆其沟中之断芜略不足陈已。因取古今来杂碎事，可新听睹佐谈谐者，演而畅之，得若干卷。其事之真与饰，名之实与臆，各参半。文不足征，意殊有属。凡耳目前怪怪奇奇，当亦无所不有。总以言之者无罪，闻之者足以为戒，则可谓云尔已矣。若谓此非今小史家所奇，则是舍吐丝蚕而问粪金牛，吾恶乎从罔象索之！

即空观主人题于浮樽

# 目 录

## 第 一 卷

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鼉龙壳 ..... (1)

## 第 二 卷

姚滴珠避羞惹羞 郑月娥将错就错 ..... (12)

## 第 三 卷

刘东山夸技顺城门 十八兄奇踪村酒肆 ..... (24)

## 第 四 卷

程元玉店肆代偿钱 十一娘云冈纵谭侠 ..... (30)

## 第 五 卷

感神媒张德容遇虎 凑吉日裴越客乘龙 ..... (38)

## 第 六 卷

酒下酒赵尼媪迷花 机中机贾秀才报怨 ..... (44)

## 第 七 卷

唐明皇好道集奇人 武惠妃崇禅斗异法 ..... (55)

## 第 八 卷

乌将军一饭必酬 陈大郎三人重会 ..... (62)

## 第 九 卷

宣徽院仕女秋千会 清安寺夫妇笑啼缘 ..... (70)

## 第 十 卷

韩秀才乘乱聘娇妻 吴太守怜才主姻簿 ..... (76)

## 第 十 一 卷

恶船家计赚假尸银 狠仆人误投真命状 ..... (85)

## 第 十 二 卷

陶家翁大雨留宾 蒋震卿片言得妇 ..... (96)

## 第 十 三 卷

赵六老纸糊丧残生 张知县诛彘成铁案 ..... (103)

## 第 十 四 卷

酒谋财于郊肆恶 鬼对案杨化借尸 ..... (110)

## 第十五卷

卫朝奉狠心盘资产 陈秀才巧计赚原房 ..... (116)

## 第十六卷

张溜儿熟布迷魂局 陆蕙娘立决到头缘 ..... (124)

## 第十七卷

西山观设祭度亡魂 开封府备棺追活命 ..... (131)

## 第十八卷

丹客半黍九还 富翁千金一笑 ..... (147)

## 第十九卷

李公佐巧解梦中言 谢小娥智擒船上盗 ..... (156)

## 第二十卷

李克让竟达空函 刘元普双生责子 ..... (164)

## 第二十一卷

袁尚宝相术动名卿 郑舍人阴功叨世爵 ..... (179)

## 第二十二卷

钱多处白丁横带 运退时刺史当艚 ..... (186)

## 第二十三卷

大姊魂游完宿愿 小姨病起续前缘 ..... (194)

## 第二十四卷

盐官邑老魔魅色 会稽山大士诛邪 ..... (203)

## 第二十五卷

赵司户千里遗音 苏小娟一诗正果 ..... (212)

## 第二十六卷

夺风情村妇捐躯 假天语幕僚断狱 ..... (219)

## 第二十七卷

顾阿秀喜舍檀那物 崔俊臣巧会芙蓉屏 ..... (228)

## 第二十八卷

金光洞主谈旧迹 玉虚尊者悟前身 ..... (238)

## 第二十九卷

通因闾坚心灯火 闹因园捷报旗铃 ..... (245)

## 第三十卷

- 王大使威行部下 李参军冤报生前 ..... (258)
- 第三十一卷**
- 何道士因术成奸 周经历因奸破贼 ..... (264)
- 第三十二卷**
- 乔兑换胡子宣淫 显报施卧师入定 ..... (280)
- 第三十三卷**
- 张员外义抚螟蛉子 包龙图智赚合同文 ..... (288)
- 第三十四卷**
- 闲人生野战翠浮庵 静观尼昼锦黄沙巷 ..... (296)
- 第三十五卷**
- 诉穷汉暂掌别人钱 看财奴刁买冤家主 ..... (309)
- 第三十六卷**
- 东廊僧怠招魔 黑衣盗奸生杀 ..... (319)
- 第三十七卷**
- 屈突仲任酷杀众生 鄂州司马冥全内任 ..... (327)
- 第三十八卷**
- 占家财狠嫉妒任 延亲脉孝女藏儿 ..... (333)
- 第三十九卷**
- 乔势天师禳旱魃 秉诚县令召甘霖 ..... (341)
- 第四十卷**
- 华阴道独逢异客 江陵郡三折仙书 ..... (349)

# 第一卷 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鼃龙壳

词云：

日日深杯酒满，朝朝小圃花开。  
自歌自舞自开怀，且喜无拘无碍。  
青史几番春梦，红尘多少奇才。  
不须计较与安排，领取而今见在！

这首词乃宋朱希真所作，词寄《西江月》。单道着人生功名富贵，总有天数，不如图一个见前快活。试看往古来今，一部十七史中，多少英雄豪杰？该富的不得富，该贵的不得贵。能文的倚马千言，用不着时，几张纸盖不完酱瓿。能武的穿杨百步，用不着时，几杆箭煮不熟饭锅。极至那痴呆懵懂，生来有福分的，随他文学低浅，也会发科发甲；随他武艺庸常，也会大请大受。真所谓时也，运也，命也。俗语有两句道得好：“命若穷，掘着黄金化作铜；命若富，拾着白纸变成布。”总来只听掌命司颠之倒之。所以吴彦高又有词云：“造化小儿无定据，翻来覆去，倒横直竖，眼见都如许！”僧晦庵亦有词云：“谁不愿黄金屋？谁不愿千钟粟？算五行不是这般题目。枉使心机闲计较，儿孙自有儿孙福。”苏东坡亦有词云：“蜗角虚名，蝇头微利，算来着甚干忙？事皆前定，谁弱又谁强！”这几位名人说来说去，都是一个意思。总不如古语云：“万事分已定，浮生空自忙。”说话的，依你说来，不须能文善武。懒惰的，也只消天掉下前程，不须经商立业；败坏的，也只消天挣与家缘，却不把人间向上的心都冷了？看官有所不知，假如人家出了懒惰的人，也就是命中该贱；出了败坏的人，也就是命中该穷，此是常理。却又自有转眼贫富，出人意外，把眼前事分毫算不得准的哩！

且听说一人，乃是宋朝汴京人氏，姓金双名维厚，乃是经纪行中人，少不得朝晨起早，晚夕眠迟。睡醒来，千思想，万算计，拣有便宜的才做。后来家事挣得从容了，他便思想一个久远方法，手头用来用去的，只是那散碎银子。若是上两块头好银，便存着不动。约得百两，便熔成一大锭，把一综红线，结成一缕，系在锭腰，放在枕边，夜来摩弄一番，方才睡下。积了一生，整整熔成八锭，以后也就随来随去，再积不成百两，他也罢了。

金老生有四子，一日，是他七十寿旦，四子置酒上寿。金老见了四子，蹉跎踉跄，心中喜欢，便对四子说道：“我靠皇天覆庇，虽则劳碌一生，家事尽可度日。况我平日留心，有熔成八大锭银子，永不动用的，在我枕边，见将绒线做对儿结着。今将拣个好日



子分与尔等，每人一对，做个镇家之宝。”四子喜谢，尽欢而散。是夜金老带些酒意，点灯上床，醉眼模糊，望去八个大锭，白晃晃排在枕边。摸了几摸，哈哈地笑了一声，睡下去了。睡未安稳，只听得床前有人行走脚步响，心疑有贼。又细听看，恰像欲前不前相让一般。床前灯火微明，揭帐一看，只见八个大汉，身穿白衣，腰系红带，曲躬而前曰：“某等兄弟，天数派定，宜在君家听令。今蒙我翁过爱，抬举成人，不烦役使，珍重多年，冥数将满。待翁归天后，再觅去向。今闻我翁目下将以我等分役诸郎君，我等与诸郎君辈原无前缘，故此先来告别，往某县某村王姓某者投托，后缘未尽，还可一面。”语毕，回身便走。金老不知何事，吃了一惊，翻下床，不及穿鞋，赤脚赶去，远远见八人出了房门。金老赶得性急，绊了房槛，扑的跌倒，飒然惊醒，乃是南柯一梦。急起挑灯明亮，点照枕边，已不见了八个大锭。细思梦中所言，句句是实。叹了一口气，哽咽了一会道：“不信我苦积一世，却没分与儿子每受用，到是别人家的？明明说有地方姓名，且慢慢跟寻下落则个。”一夜不睡，次早起来与儿子每说知，儿子中也有惊骇的，也有疑惑的。惊骇的道：“不该是我们手里东西，眼见得作怪。”疑惑的道：“老人家欢喜中说话有失，许了我们，回想转来，一时间就不割舍得分散了，造此鬼话，也不见得。”金老看见儿子们疑信不等，急急要验个实话，遂访至某县某村果有王姓某者。叩门进去，只见堂前灯烛荧煌，三牲福物，正在那里献神。金老便开口问道：“宅上有何事如此？”家人报知，请主人出来。主人王老见金老揖坐了，问其来因。金老道：“老汉有一疑事，特造上宅，来问消息。今见上宅正在此献神，必有所谓，敢乞明示。”王老道：“老拙偶因寒荆小恙，买卜先生道：‘移床即好。’昨寒荆病中，恍惚见八个白衣大汉，腰系红束，对寒荆道：‘我等本在金家，今在彼缘尽，来投身宅上。’言毕，俱钻入床下。寒荆惊出了一身冷汗，身体爽快了。及至移床，灰尘中得银八大锭，多用红绒系腰，不知是那里来的。此皆神天福佑，故此买福物酬谢。今我丈来问，莫非晓得些来历么？”金老跌跌脚道：“此老汉一生所积，因前日也做了一梦，就不见了。梦中也道出老丈姓名居址的确，故得访寻到此。可见天数已定，老汉也无怨处。但只求取出一看，也完了老汉心事。”王老道：“容易。”笑嘻嘻的走进来，叫安童四人，托出四个盘来。每盘两锭，多是红绒系束，正是金家之物。金老看了，眼睁睁无计所奈，不觉扑簌簌吊下泪来，抚摩一番道：“老汉直如此命薄，消受不得。”王老虽然叫安童仍旧拿了进去，心里见金老如此，老大不忍。另取三两零银封了，送与金老作别。金老道：“自家的东西尚无福，何须尊惠。”再三谦让，必不肯受。王老强纳在金老袖中，金老欲待摸出还了，一时摸个不着，面儿通红，又被王老央不过，只得作揖别了。直至家中，对儿子们一把前事说了，大家叹息了一回。因言王老好处，临行送银三两，满袖摸遍，并不见有，只说路中掉了。却原来金老推逊时，王老往袖里乱塞，落在着外面一层袖中。袖有断线处，在王老家摸时，已在脱线处落在在门槛边了。客去扫门，仍旧是王老拾得。可见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。不该是他的东西，不要说八百两，就是三两，也得不去。该是他的东西，不要说八百两，就是三两也推不出。原有的到无了，原无的到有了，并不由人计较。而今说一个人在实地上行，步步不

着，极贫极苦的，却在渺渺茫茫做梦不到的去处，得了一主没头没脑钱财，变成巨富。从来稀有亘古新闻，有诗为证，诗曰：

分内功名匣里财，不关聪慧不关呆。  
果然命是财官格，海外犹能送宝来。

话说国朝成化年间，苏州府长洲县阊门外有一人姓文名实，字若虚。生来心慧灵巧，做着便能，学着便会。琴棋书画，吹弹歌舞，件件相通。幼年间，曾有人相他有巨万之富，他亦自恃才能，不十分去营求生产。坐吃山空，将祖上遗下千金家事，看看消下来。以后晓得家业有限，看见别人经商图利的，时常获利几倍，便也思量做些生意，却又百做百不着。

一日见人说北京扇子好卖，他便合了一个伙计，置办扇子起来。上等金面精巧的，先将礼物求了名人诗画，免不得是沈石田、文衡山、祝枝山拓了几笔，便直上两数银子；中等的自有一样乔人，一只手学写了这几家字画，也就哄得人过，将假当真的买了，他自家也兀自做得来的；下等的无金无字画，将就卖几十钱，也有对合利钱，是看得见的。拣个日子装了箱儿，到了北京。岂知北京那年自交夏来，日日淋雨不晴，并无一毫暑气，发市甚迟。交秋早凉，虽不见及时，幸喜天色却晴，有枚晃子弟要买把苏做的扇子袖中笼着摇摆。来买时，开箱一看，只叫得苦。原来北京历疹，却在七八月。更加目前雨湿之气，斗着扇上胶墨之性，弄做了个合而言之，揭不开了。用力揭开，东粘一层，西缺一片，但是有字有画，值价钱者，一毫无用。只剩下等没字白扇，是不坏的，能值几何？将就卖了，做盘费回家，本钱一空。频年做事，大概如此。不但自己折本，但是搭他作伴，连伙计也弄坏了，故此人起他一个混名叫做“倒运汉”。不数年，把个家事干圆洁净了，连妻子也不曾娶得。终日间靠着些东涂西抹，东挨西撞，也济不得甚事。但只是嘴头子谄得来，会说会笑，朋友家喜欢他有趣，游要去处，少他不得。也只好趁口，不是做家的。况且他是大模大样过来的，帮闲行里，又不十分人得队。有怜他的，要荐他坐馆教学，又有诚实人家嫌他是个杂板令，高不凑低不就。打从帮闲的、处馆的两项人见了，也就做鬼脸，把“倒运”两字笑他，不在话下。

一日，有几个走海泛货的邻近，做头的无非是张大、李二、赵甲、钱乙一班人，共四十余人，合了伙将行。他晓得了，自家思忖道：“一身落魄，生计皆无。便附了他们航海，看看海外风光，也不枉人生一世。况且他们定是不却我的，省得在家忧柴忧米，也是快活。”正计较间，恰好张大踱将来。原来这个张大名唤张乘运，专一做海外生意，眼里认得奇珍异宝，又且秉性爽慨，肯扶持好人，所以乡里起他一个混名叫张识货。文若虚见了，便把此意一一与他说。张大道：“好，好。我们在海船里头，不耐烦寂寞。若得兄去，在船中说说笑笑，有甚难过的日子？我们众兄弟，料想多是喜欢的。只是一件，我们多有货物将去，兄并无所有，觉得空了一番往返，也可惜了。待我们大家计较，多少凑

些出来，助你将就置些东西去也好。”文若虚便道：“多谢厚情，只怕没人如兄肯周全小弟。”张大道：“且说说看。”竟自去了。

恰遇一个瞽目先生敲着报君知走将来，文若虚伸手顺袋里摸了一个钱，扯他一卦，问问财气看。先生道：“此卦非凡，有百十分财气，不是小可。”文若虚自想道：“我只要搭去海外耍耍，混过日子罢了，那里是我做得着的生意？要什么资助？就资助得来，能有多少？便直恁地财爻动？这先生也是混帐。”只见张大气忿忿走来说道：“说着钱便无缘。这些人好笑，说道你去无不喜欢，说到助银，没一个则声。今我同两个好的弟兄，拼凑得一两银子在此，也办不成甚货，凭你买些果子船里吃罢。口食之类，是在我们身上。”若虚称谢不尽，接了银子。张大先行道：“快些收拾，就要开船了。”若虚道：“我没甚收拾，随后就来。”手中拿了银子，看了又笑，笑了又看道：“置得甚货么？”信步走去，只见满街上篮篮内盛着卖的：

红如喷火，巨若悬星。皮未鞣，尚有余酸；霜未降，不可多得。元珠苏井诸家树；亦非李氏千头奴。较广似曰难兄，比福亦云具体。

乃是太湖中有一洞庭山，地暖土肥，与闽广无异，所以广橘福橘播名天下。洞庭有一样橘树，绝与他相似，颜色正同，香气亦同。止是初出时，味略少酸，后来熟了，却也甜美，比福橘之价十分之一，名曰“洞庭红”。若虚看见了，便思想道：“我一两银子买得百斤有余，在船可以解渴，又可分送一二，答众人助我之意。”买成装上竹篓，雇一闲的，并行李挑了下船。众人都拍手笑道：“文先生宝货来也！”文若虚羞惭无地，只得吞声上船，再也不敢提起买橘的事。开得船来，渐渐出了海口，只见银涛卷雪，雪浪翻银。湍转则日月似惊，浪动则星河如覆。三五日间，随风漂去，也不觉过了多少路程。忽至一个地方，舟中望去，人烟湊聚，城郭巍峨，晓得是到了什么国都了。舟人把船撑入藏风避浪的小港内，钉了桩橛，下了铁锚，缆好了。船中人多上岸打一看，原来是来过的所在，名曰吉零国。原来这边中国货物拿到那边，一倍就有三倍价。换了那边货物，带到中国也是如此。一往一回，却不便有八九倍利息，所以人都拼死走这条路。众人多是做过交易的，各有熟识经纪歌家通事人等，各自上岸，找寻发货去了。只留文若虚在船中看船，路径不熟，也无去处。正闷坐间，猛可想起道：“我那一篓红橘，自从到船中，不曾开看，莫不人气蒸烂了？趁着众人不在，看看则个。”叫那水手在舱板底下，翻将起来，打开了篓看时，面上多是好好的。放心不下，索性搬将出来，都摆在舱板上。也是合该发迹，时来福凑。摆得满船红焰焰的，远远望来，就是万点火光，一天星斗。岸上走的人都拢将来问道：“是什么好东西呀？”文若虚只不答应，看见中间有个把一点头的，拣了出来，掐破就吃。岸上看的一发多了，惊笑道：“原来是吃得的。”就中有个好事的，便来问价：“多少一个？”文若虚不省得他们说话，船上人却晓得，就扯个谎哄他，竖起一个指头说：“要一钱一颗。”那问的人揭开长衣，露出那兜罗锦红裹肚来，一手摸出银

钱一个来道：“买一个尝尝。”文若虚接了银钱，手中等等看，约有两把重。心下想道：“不知这些银子，要买多少？也不见秤秤，且先把一个与他看样。”拣个大些的，红的可爱的，递一个上去。只见那个人接上手，掂了一掂道：“好东西呀！”扑地就劈开来，香气扑鼻，连旁边闻着的许多人，大家喝一声采。那买的不知好歹，看见船上吃法，也学他去了皮，却不分囊，一块塞在口里，甘水满咽喉，连核都不吐，吞下去了。哈哈大笑道：“妙哉！妙哉！”又伸手到囊肚里，摸出十个银钱来，说：“我要买十个进奉去。”文若虚喜出望外，拣十个与他去了。那看的人见那人如此买去了，也有买一个的，也有买两个三个的，都是一般银钱。买了的，都千欢万喜去了。

原来彼国以银为钱，上有文采，有等龙凤文的最贵重，其次人物，又次禽兽，又次树木，最下通用的是水草。却都是银铸的，分两不异。适才买橘的，都一样水草文的。他道是把下等钱买了好东西去了，所以欢喜，也只是要小便宜肚肠，与中国人一样。须臾之间，三停里卖了二停，有的不带钱在身边的，老大懊悔，急忙取了钱转来。文若虚已此剩不多了，拿一个班道：“而今要留着自家用，不卖了。”其人情愿再增一个钱，四个钱买了二颗。口中哓哓说：“晦气！来得迟了。”旁边人见他增了价，就埋怨道：“我每还要买个，如何把价钱增长了他的？”买的人道：“你不听得他方才说，兀自不卖了。”正在议论间，只见首先买十颗的那一个人，骑了一匹青骢马，飞也似奔到船边，下了马，分开人丛，对船上大喝道：“不要零卖！不要零卖！是有的俺多要买。俺家头目要买去进奉克汗哩。”看的人听见这话，便远远走开，站住了看。文若虚是个伶俐的人，看见来势，已此瞧科在眼里，晓得是个好主顾了。连忙把篓里尽数倾出来，只剩五十余颗。数了一数，又拿起班来说道：“适间讲过要留着自用，不得卖了。今肯加些价钱，再让几颗去罢。适间已卖出两个钱一颗了。”其人在马背上拖下一大囊，摸出钱来，另是一样树木纹的，说道：“如此钱一个罢了。”文若虚道：“不情愿，只照前样罢了。”那人笑了一笑，又把手去摸出一个龙凤纹的来道：“这样的一个如何？”文若虚又道：“不情愿，只要前样的。”那人又笑道：“此钱一个抵百个，料也没得与你，只是与你耍。你不要俺这一个，却要那等的，是个傻子！你那东西肯都与俺了，俺就加你一个那等的，也不打紧。”文若虚数了一数，有五十二个，准准的要了他一百五十六个水草银钱。那人连竹篓都要了，又丢了一个钱，把篓拴在马上，笑吟吟地一鞭去了，看的人见没得买了，一哄而散。

文若虚见人散了，到舱里把一个钱秤一秤，有八钱七分多重。秤过数个都是一般，总数数，一共有千个差不多。把两个赏了船家，其余收拾在包里了。笑一声道：“那盲子好灵卦也！”欢喜不尽，只等同船人来对他说笑则个。

说话的你说错了，那国里银子这样不值钱，如此做买卖，那久惯漂洋的，带去多是绫罗缎匹，何不多卖了些银钱回来，一发百倍了？看官有所不知，那国里见了绫罗等物，都是以货交兑。我这里人也只是要他货物，才有利钱。若是卖他银钱时，他都把龙凤人物的来交易，作了好价钱，分两也只得如此，反不便宜。如今是买吃口东西，他只

认做把低钱交易，我却只管分两，所以得利了。说话的，你又说错了。依你说来，那航海的何不只买吃口东西，只换他低钱，岂不有利？用着重本钱，置他货物怎地？看官又不是这话，也是此人，偶然有此横财，带去着了手，若是有心，第二遭再带去，三五日不遇巧，等得稀烂。那文若虚运未通时，卖扇子就是榜样。扇子还是放得起的，尚且如此，何况果品！是这样执一论不得的。

闲话休题，且说众人领了经纪主人到船发货，文若虚把上头事说了一遍。众人都惊喜道：“造化！造化！我们同来，到你没本钱的，先得了手也！”张大便拍手道：“人都道他倒运，而今想是运转了！”便对文若虚道：“你这些银钱此间置货，作价不多，除是转发在伙伴中，回他几百两中国货物上去，打换些土产珍奇，带转去有大利钱；也强如虚藏此银钱在身边，无个用处。”文若虚道：“我是倒运的，将本求财，从无一遭不连本送的。今承诸公挈带，做此无本钱生意，偶然侥幸一番，真是天大造化了！如何还要生利钱，妄想什么？万一如前再做折了，难道再有洞庭红这样好卖不成？”众人道：“我们用得着的是银子，有的是货物。彼此通融，大家有利，有何不可？”文若虚道：“一年吃蛇咬，三年怕草索。说到货物，我就没胆气了，只是守了这些银钱回去罢。”众人齐拍手道：“放着几倍利钱不取，可惜！可惜！”随同众人一齐上去，到了店家，交货明白，彼此兑换。约有半月光景，文若虚眼中看过了若干好东好西，他已自志得意满，不放在心上。众人事务完了，一齐上船，烧了神福，吃了酒开洋。行了数日，忽然间天变起来。但见：

乌云蔽日，黑浪掀天。蛇龙戏舞起长空，鱼鳖惊惶潜水底。艓艘泛泛，只如栖不定的数点寒鸦；岛屿浮浮，便似没不熟的几双水鸭。舟中是方扬的米簸，舷外是正熟的饭锅。总因风伯太无情，以致篙师多失色。

那船上人见风起了，扯起半帆，不问东西南北，随风势漂去。隐隐望见一岛，便带住篷脚，只看着岛边使来，看看渐近，恰是一个无人的空岛。但见：

树木参天，草莱遍地。荒凉怪界，无非些兔迹狐踪；坦迤土壤，料不是龙潭虎窟。混沌内，未识应归何国辖？开辟来，不知曾否有人登？

船上人把船后抛了铁锚，将桩橛泥犁上岸去钉停当了，对舱里道：“且安心坐一坐，候风势则个。”那文若虚身边有了银子，恨不得插翅飞到家里，巴不得行路，却如此守风呆坐，心里焦燥。对众人道：“我且上岸去岛上望望则个。”众人道：“一个荒岛，有何好看？”文若虚道：“总是闲着何碍。”众人都被风颠得头晕，个个是呵欠连天的，不肯同去。文若虚便自一个抖擞精神，跳上岸来。只因此一去，有分交：十年败壳精灵显，一介穷神富贵来。若是说话的同年生，并时长，有个未卜先知的法儿，便双脚走不动，也

住个拐儿，随他同去一番也不枉的。

却说文若虚见众人不去，偏要发个狠，扳藤附葛，直走到岛上绝顶。那岛也若不甚高，不费甚大力，只是荒草蔓延，无好路径。到得上边，打一看时，四望漫漫，身如一叶，不觉凄然掉下泪来。心里道：“想我如此聪明，一生命蹇，家业消亡，剩得只身，直到海外，虽然侥幸有得千来个银钱在囊中，知他命里是我的不是我的？今在绝岛中间，未到实地，性命也还是与海龙王合着的哩。”正在感怆，只见望去，远远草丛中一物突高，移步往前一看，却是床大一个败龟壳。大惊道：“不信天下有如此大龟，世上人那里曾看见，说也不信的。我自到海外一番，不曾置得一件海外物事，今我带了此物去，也是一件希罕的东西，与人看看，省得空口说着，道是苏州人会调谎。又且一件，锯将开来，一盖一板，各置四足，便是两张床，却不奇怪？”遂脱下两只裹脚鞋了，穿在龟壳中间，打个扣儿，拖了便走。走至船边，船里人见他这等模样，都笑道：“文先生那里又碓了纤来？”文若虚道：“好教列位得知，这就是我海外的货了。”众人抬头一看，却便似一张无柱有底的硬脚床。吃惊道：“好大龟壳！你拖来何干？”文若虚道：“也是罕见的，带了他去。”众人笑道：“好货不置一件，要此何用？”有的道：“也有用处，有什么天大的疑心事，灼他一卦，只没有这样大龟药。”又有的道：“是医家要煎龟膏，拿去打碎了煎起来，也当得几百个小龟壳。”文若虚道：“不要管有用没用，只是希罕，又不费本钱，便带了回去。”当时叫个船上水手，一抬抬下舱来。初时山下空阔，还只如此，舱中看来，一发大了。若不是海船，也着不得这样狼狽东西。众人大家笑了一回道：“到家时有人问，只说文先生做了偌大的乌龟买卖来了。”文若虚道：“不要笑我，好歹有一个用处，决不是弃物。”随他众人取笑，文若虚只是得意，取些水来，内外洗一洗净，抹干了，却把自己钱包行李都塞在龟壳里面，两头把绳一缚，却当了一个大皮箱子。自笑道：“兀的不前就有用起了。”众人都笑将起来道：“好算计！好算计！文先生到底是个聪明人。”

当夜无词。次日风息了，开船一走。不数日，又到了一个去处，却是福建地方了。才住定了船，就有一伙惯伺候接海客的小经纪牙人，攒将拢来，你说张家好，我说李家好，拉的拉，扯的扯，嚷个不住。海船上众人拣一个一向熟识的跟了去，其余的也就住了。众人到了一个波斯胡人店中坐定。里面主人见说海客到了，连忙先发银子，唤厨户包办酒席几十桌，吩咐停当，然后踱将出来。

这主人是个波斯国里人，姓个古怪姓，是玛瑙的“玛”字，叫名玛宝哈，专一与海客兑换珍宝货物，不知有多少万数本钱。众人走海过的，都是熟主熟客，只有文若虚不曾认得。抬眼看时，原来波斯胡住得在中华久了，衣帽言动，都与中华不大分别，只是剃眉剪须，深目高鼻，有些古怪。出来见了众人，行宾主礼坐定了。两杯茶罢，站起身来，请到一个大厅上。只见酒筵多完备了，且是摆得清楚。原来旧规，海船一到主人家，先折过这一番款待，然后发货讲价的。主人家手执着一副法琅菊花盘盞，拱一拱手道：“请列位货单一看，好定坐席。”

看官，你道这是何意？原来波斯胡以利为重，只看货单上有奇珍异宝值得上万者，

就送在先席。余者看货轻重，挨次坐去，不论年纪，不论尊卑，一向做下的规矩。船上众人，货物贵的贱的，多的少的，你知我知，各自心照，差不多领了酒杯，各自坐了。单单剩得文若虚一个，呆呆站在那里。主人道：“这位老客长，不曾会面，想是新出海外的，置货不多了众人。”大家说道：“这是我们好朋友，到海外要去的。身边有银子，却不曾肯置货。今日没奈何，只得屈他在末席坐了。”文若虚满面羞惭，坐了末位。主人坐在横头。饮酒中间，这一个说道：“我有猫儿眼多少。”那一个说：“我有祖母绿多少。”你夸我逞。文若虚一发嘿嘿无言，自心里也微微有些懊悔道：“我前日该听他们劝，置些货物来的是。今枉有几百银子在囊中，说不得一句说话。”又自叹了口气道：“我原是一些本钱没有的，今已大幸，不可不知足。”自思自忖，无心发兴吃酒。众人却猜拳行令，吃得狼藉。主人是个积年，看出文若虚不快活的意思来，不好说破，虚劝了他几杯酒。众人都起身道：“酒够了，天晚了，趁早上船去，明日发货罢。”别了主人去了。主人撤了酒席，收拾睡了。

明日起个清早，先走到海岸船边来拜这伙客人。主人登舟，一眼瞅去，那舱里狼狼狺狺这件东西，早先看见了，吃了一惊道：“这是那一位客人的宝货？昨日席上并不曾见说起，莫不是不要卖的？”众人都笑指道：“此敝友文兄的宝货。”中有一人衬道：“又是滞货。”主人看了文若虚一看，满面挣得通红，带了怒色，埋怨众人道：“我与诸公相处多年，如何恁地作弄我？教我得罪于新客。把一个末座屈了他，是何道理！”一把扯住文若虚，对众客道：“且慢发货，容我上岸谢过罪着。”众人不知其故，有几个与文若虚相知些的，又有几个喜事的，觉得有些古怪，共十余人，赶了上来，重到店中，看是如何。只见主人拉了文若虚，把交椅整一整，不管众人好歹，纳他头一位坐下了道：“适间得罪得罪，且请坐一坐。”文若虚心中讷讷，衬道：“不信此物是宝贝，这等造化不成？”

主人走了进去，须臾出来，又拱众人到先前吃酒去处，又早摆下几桌酒。为首一桌，比先更齐整。把盏向文若虚一揖，就对众人道：“此公正该坐头一席，你每枉自一船的货，也还赶他不来。先前失敬失敬。”众人看见，又好笑，又好怪，半信不信的一带儿坐了。酒过三杯，主人就开口道：“敢问客长，适间此宝可肯卖否？”文若虚是个乖人，趁口答应道：“只要有好价钱，为甚不卖？”那主人听得肯卖，不觉喜从天降，笑逐颜开。起身道：“果然肯卖，但凭吩咐价钱，不敢吝惜。”文若虚其实不知值多少，讨少了怕不在行，讨多了怕吃笑。付了一付，面红耳热，颠倒讨不出价钱来。张大便与文若虚丢个眼色，将手放在椅子背后，竖着三个指头，再把第二个指，空中一撇道：“索性讨他这些。”文若虚摇头竖一指道：“这些我还讨不出口在这里。”却被主人看见道：“果是多少价钱？”张大捣一个鬼道：“依文先生手势，敢像要一万哩。”主人呵呵大笑道：“这是不要卖，哄我而已。此等宝物，岂止此价钱！”众人见说，大家目瞪口呆，都立起了身来，扯文若虚去商议道：“造化！造化！想是值得多哩。我们实实不知如何定价。文先生不如开个大口，凭他还罢。”文若虚终是碍口识羞，待说又止。众人道：“不要不老气！”主人又催道：“实说说何妨。”文若虚只得讨了五万两。主人还摇头道：“罪过，罪过。没有此

话。”扯着张大私问道：“老客长们海外往来，不是一番了。人都叫你张识货，岂有不知此物就里的？必是无心卖他，奚落小肆罢了。”张大道：“实不瞒你说，这个是我的好朋友，同了海外玩耍的，故此不曾置货。适间此物，乃是避风海岛，偶然得来，不是出价置办的，故此不识得价钱。若果有这五万与他，够他富贵一生，他也心满意足了。”主人道：“如此说，要你做个大大保人，当有重谢，万万不可翻悔！”遂叫店小二拿出文房四宝来，主人家将一张供单绵料纸折了一折，拿笔递与张大道：“有烦老客长做主，写个合同文书，好成交易。”张大指着同来一人道：“此位客人褚中颖，写得好。”把纸笔让与他。褚客磨得墨浓，展好纸，提起笔来写道：

立合同议单张乘运等，今有苏州客人文实，海外带来大龟壳一个，投至波斯玛宝哈店，愿出银五万两买成，议定立契之后，一家交货，一家交银，各无翻悔。有翻悔者，罚契上加一。合同为照。

一样两纸，后边写了年月日，下写张乘运为头，一连把在坐客人十来个写去，褚中颖因自己执笔，写了落末，年月前边。空行中间，将两纸凑着，写了骑缝一行，两边各半，乃是“合同议约”四字，下写“客人文实，主人玛宝哈”，各押了花押，单上有名，从后头写起，写到张乘运道：“我们押字钱重些，这买卖才弄得成。”主人笑道：“不敢轻，不敢轻。”写毕，主人进内，先将银一箱抬出来道：“我先交明白了用钱，还有说话。”众人攢将拢来，主人開箱，却是五十两一包，共总二十包，整整一千两。双手交与张乘运道：“凭老客长收明，分与众位罢。”众人初然吃酒写合同，大家揶揄鸟乱，心下还有些不信的意思，如今见他拿出精晃晃白银来做用钱，方知是实。

文若虚恰像梦里醉里，话都说不出来，呆呆地看。张大扯他一把道：“这用钱如何分散，也要文兄主张。”文若虚方说一句道：“且完了正事慢处。”只见主人笑嘻嘻的对文若虚道：“有一事要与客长商议，价银现在里面阁儿上，都是向来兑过的，一毫不少，只消请客长一两位进去，将一包过一过目，兑一兑为准，其余多不消兑得。却又一说，此银数不少，搬动也不是一时功夫。况且文客官是个单身，如何好将下船去？又要泛海回还，有许多不便处。”文若虚想了一想道：“见教得极是。而今却待怎么？”主人道：“依着愚见，文客官目下回去未得，小弟此间有一个缎匹铺，有本三千两在内。其前后大小厅屋楼房共百余间，也是个大所在，价值二千两，离此半里之地。愚见就把本店货物及房屋文契，作了五千两，尽行交与文客官，就留文客官在此住下了，做此生意。其银也做几遭搬了过去，不知不觉。日后文客官要回去，这里可以托心腹伙计看守，便可轻身往来。不然小店交出不难，文客官收贮却难也，愚意如此。”说了一遍，说得文若虚与张大跌足道：“果然是客纲客纪，句句有理。”文若虚道：“我家里原无家小，况且家业已尽了，就带了许多银子回去，没处安顿。依了此话，我就在这里，立起个家缘来，有何不可？此番造化，一缘一会，都是上天作成的，只索随缘做去便是。货物房产价钱，未必有



五千，总是落得的。”便对主人说：“适间所言，诚万全之算，小弟无不从命。”主人便领文若虚进去阁上看，又叫张、褚二人：“一同来看看，其余列位不必了，请略坐一坐。”他四人去了。众人不进去的，个个伸头缩颈，你三我四说道：“有此异事！有此造化！早知这样，懊悔岛边泊船时节，也不去走走，或者还有宝贝也不见得。”有的道：“这是天大的福气，撞将来的，如何强得？”

正欣赏间，文若虚已同张、褚二客出来了。众人都问：“进去如何了？”张大道：“里边高阁是个土库，放银两的所在，都是桶子盛着。适间进去看了，十个大桶，每桶四千。又五个小匣，每个一千，共是四万五千，已将文兄的封皮记号封好了，只等交了货，就是文兄的了。”主人出来道：“房屋文书缎匹帐目，俱已在此，凑足五万之数了。且到船上取货去。”一拥都到海船来。

文若虚于路对众人说：“船上人多，切勿明言。小弟自有厚报。”众人也只怕船上人知道，要分了用钱去，各各心照。文若虚到了船上，先向龟壳中把自己包裹被囊取出了，手摸一摸壳口道，暗道：“侥幸，侥幸。”主人便叫店内后生二人来抬此壳，吩咐道：“好生抬进去，不要放在外边。”船上人见抬了此壳去，便道：“这个滞货也脱手了，不知卖了多少？”文若虚只不做声，一手提了包裹，往岸上就走。这起初同上来的几个，又赶到岸上，将龟壳从头至尾细细看了一遍，又向壳内张了一张，捞了一捞，面面相觑道：“好处在那里？”主人仍拉了这十来个，一同上去，到店里说道：“而今且同文客官看了房屋铺面来。”众人与主人一同走到一处，正是闹市中间，一所好大房子。门前正中是个铺子，旁有一巷，走进转弯，是两扇大石板门。门内大天井，上面一所大厅，厅上有一匾，题曰“来琛堂”。堂旁有两楹侧屋，屋内三面有橱，橱内都是绛罗各色缎匹，以后内房，楼房甚多。文若虚暗道：“得此为住居，王侯之家不过如此矣。况又有缎铺营生，利息无尽，便做了这里客人罢了，还思想家里做甚？”就对主人道：“好却好，只是小弟是个孤身，毕竟还要寻几房使唤的人才住得。”主人道：“这个不难，都在小店身上。”文若虚满心欢喜，同众人走归本店来。主人讨茶来吃了，说道：“文客官今晚不消船里去，就在铺中下了。使唤的人，铺中现有，逐渐再讨便是。”众客人多道：“交易事已成，不必说了，只是我们毕竟有些疑心，此壳有何好处，价值如此？还要主人见教一个明白。”文若虚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”主人笑道：“诸公枉了海上走了多遭，这些也不识得？列位岂不闻说，龙有九子乎？内有一种是鼉龙，其皮可以幔鼓，声闻百里，所以谓之鼉鼓。鼉龙万岁，到底蜕下此壳成龙。此壳有二十四肋，按天上二十四气，每肋中间节内有大珠一颗。若有肋未完全时节，成不得龙，蜕不得壳。也有生捉得他来，只好将皮幔鼓。其肋中也未有东西，直待二十四肋，肋肋完全，节节珠满，然后蜕了此壳，变龙而去。故此是天然蜕下，气候俱到，肋节俱完的，与生擒活捉，寿数未到的不同，所以有如此之大。这个东西，我们肚中虽晓得，知他几时蜕下？又在何处地方守得他着？壳不值钱，其珠皆有夜光，乃无价宝也！今天幸遇巧，得之无心耳。”众人听罢，似信不信。只见主人走将进去了一会，笑嘻嘻的走出来，袖中取出一西洋布的包来，说道：“请诸公看看。”解开